

# 馮玉祥與西北軍(五)

王禹廷

## 西北軍事史話之七

### 孫岳和馮再相計議

孫岳是河北高陽人，早歲加入同盟會。辛亥革命以前，曾在曹錕手下做過事，他在灤州起義未成，隻身赴南京，參加革命，在臨時政府陸軍部工作。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，到處流亡奔走。直到民國七年，被曹錕召至保定，創辦軍官教導團。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後任十五混成旅旅長。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，他擔任直軍西路司令，包圍奉軍右翼，遮斷奉軍後路，對於直軍獲勝有很大的貢獻。可是吳佩孚對他有功不賞，（一如對馮玉祥和胡景翼），僅給兼任大名鎮守使。迨曹錕賄選告成，吳佩孚驅武益力，孫的好友續桐溪、郭宗道，便勸他與馮玉祥聯絡，共倒曹、吳。他和國民黨人王法勤、李烈鈞、李煜瀛等早就熟識，此時王李等人都在北京活動，當然也有所接觸。

馮玉祥和孫岳關係極密切，馮玉祥尊稱孫爲

「孫二哥」，孫亦直呼馮玉祥曰：「煥章老弟」。當直奉公開發裂後，孫岳於九月十日往南苑晤馮，馮引導他參觀部隊及營中建設，并憑弔起義之地的昭忠祠，隨後在一草亭中休息聊天。馮忽心有所屬的指祠墓說：「陣亡官兵，爲國捐軀，落得一個忠字，亦足千秋了。孫二哥您死後，人將何以稱呼您呢？」孫微笑答：「一般革命黨人，當然以軍閥走狗的頭銜相送。」馮跟着問：「您鎮守一方，統兵數千，何以甘心做人的走狗？」孫說：「何止我帶兵幾千的人，做人走狗，還有帶兵三、四萬的人，也甘心做走狗呢？」馮故意問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孫答：「就是您馮煥章。」於是二人互吐心事，要做一番驚人的大事。但是還覺力有不足，孫遂提出胡景翼。

### 胡景翼也參加倒吳

孫岳說：「胡景翼更不滿意吳，如引爲同志，相機行事，必有成功的把握。」馮於民國十年

第二次入陝，改編陝西靖國軍，任胡爲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。十一年二人率部相將出關（潼關），轉戰河南，共過患難，給吳佩孚出了大力。結果却都受吳的嫉視排擠，所以有惺惺相惜，同難相扶之感。胡也是同盟會份子，早就參加了革命，現在駐防平漢鐵路北段直、豫接壤的順德、彰德一帶，寄人籬下，伺機而動。經過一番接洽，馮、孫、胡三人的意見，完全溝通。胡先派岳維峻爲代表，到北京與馮密洽，隨後胡親到北京，與馮、孫面商大計。胡對馮說：「我的部隊訓練欠嚴整，只能作戰，不宜進京師。」於是決定北京軍事由馮、孫兩部負責，胡部担负截斷前方吳軍歸路的責任。馮乃乘機保薦孫岳爲京畿警備副司令（總司令是劉夢庚），預布後方內應。曹、吳以孫是自己人，担任京師警衛，當然可靠，想不到却成爲他們全局中的一個「敗子」。

關於張作霖方面，他們透過劉馨庭與奉軍代表郭瀛洲有所接洽，彼此獲得相當默契。當時馮

、胡、孫軍費奇窘，奉方曾有所補助。至此，準備工作乃告完成，只待發動的適當時機。

### 吳馮之間各懷心事

吳佩孚點將與師後，各部隊均向指定的地點開拔。馮玉祥所部係第三路，作戰地區是由古北口出長城，向承德、赤峯之線前進，迎擊奉軍吳俊陞、許蘭洲兩部。熱河山勢險峻，時已苦寒，既無舟車之利，行軍運輸倍感困難。馮部的服裝、給養、彈藥等，均不充足，前進愈遠，危險愈大。吳佩孚將其用於此一地區，實有置之死地的不良用心，而且以王承斌為監軍，派胡景翼斷後路，設計不可謂不周。殊不知馮、王、胡早已串通一氣，吳之巧計遂不得逞。



馮玉祥在軍中常穿大兵衣服，與士兵同甘苦，叫得出許多士兵的名字。

以安軍心，然後出發作戰。吳聽了大為震怒，說：「兵臨城下，難道不發餉就不能打仗，王懋寅（王懷慶的別號，直軍第二路總司令，十三師師長）並沒有來要餉啊！」經馮一再懇求，僅給了十五萬元。馮要求步槍彈百萬發，吳一發也不給。馮要求多撥車輛，以利運輸，吳只撥了四十輛。兩人各有心事，所以才這樣的討價還價。馮部於九月廿一日起，陸續出發，二十四日開拔完畢。他的部隊雖然出發了，却并不積極推進，他採用步步為營的策略，從北京到前線，拉成一條塔形長線，前方派出的部隊不多，越到後方兵力越厚，俾便爾後的班師。他本人先駐懷柔，後到灤平，一直觀望風色，準備行動。北京城中，他以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，辦理後方勤務，偵察吳軍動態。僅留步兵一營，担任留守總部的警衛。另將由山東、河南最近招來的新兵，編為三個補充旅，另一個團，由孫良誠、張維璽、蔣鴻遇（兼）分任第一、二、三補充旅旅長，劉汝明任團長，留駐

北京，加緊訓練，并担任部份的城防。胡景翼的陝軍第一師，緊隨馮軍之後，開赴通縣。孫岳的十五混成旅，也大部開往前線作戰，只留下徐永昌一個團，担任北京城防，這是馮軍前後方的部署概況。關於政治方面，則與黃郛切取連繫，因而對於北京及山海關前線的情況，隨時得到適度的瞭解。

### 馮軍馳返急奪北京

馮部大軍出發後，蔣鴻遇把北京直軍的動態，按日向馮玉祥報告。當十月初直奉雙方全面接觸，吳佩孚跟着出京，馳赴前方指揮的時候，他們認為起事的時機已至。不意直軍援軍總司令張福來，却於十月十二日由河南到達北京。他所率領的靳雲鵬、楊清臣、曹瑛三個師以及田維勤旅，分駐北京、豐台、長辛店等處，不再前進。這一方面吳佩孚要張駐軍北京，防範馮部有所異動。一方面也是吳佩孚認為自己一到前線，必可扭轉戰局，用不着大軍增援。誰知他到前方以後，形勢不但沒有好轉，反而更趨不利。吳不得已，便急調張福來率領全軍，趕往前線。

到了十月十七、八日，北京附近已無直軍蹤跡。馮玉祥當時在灤平，接到吳總部參謀長張方殿一個電報，催促各軍急赴前線，末句說：「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。」判定直軍已經有了敗兆。同時接到黃郛十八日由北京來電：「吾儕立志救國，端在此時。」以及蔣鴻遇關於直軍悉數開拔前線的電報，遂即決心行動。乃於十九日召集高級將領舉行會議，參加者有鹿鍾麟、張之

江、李鳴鐘、劉郁芬、宋哲元、鄧寶珊（胡景翼的代表）、劉驥、熊斌等。當即決定自即日起，全軍改稱國民軍，尅日班師回京。與會諸人拍照留念，題曰：「十月十九日濰平國民軍起義」。并復黃郭一電：「來電遍示同人，衆意愈同，準十九日晚起程。」會議完畢，部隊於當晚即行開動。其行軍計劃，即按各部隊現在的位置，整體向後轉，去時的後隊變成前鋒，前鋒變成後隊。以強行軍的速度，晝夜兼程，邁向北京。爲了配合整體行動，担任前鋒的鹿鍾麟之第廿二旅，於二十一日晚始行開拔，一日夜走了二百多里，十月二十二日深夜，到達北京北苑，其餘大軍也隨後陸續到達。二十三日，孫岳、蔣鴻遇、鹿鍾麟、張之江等，在北苑會晤，協商任務的分配。當晚八時，鹿率所部由北苑出發，十二時抵安定門，由徐永昌開門迎入。首先佔領各交通機關，斷絕電話電報及鐵路交通，然後把曹錕的衛隊旅繳了械（這個衛隊旅人員素質及裝備都很好，但是養尊處優慣了，只肯担任公府警衛等輕鬆差事，不願守護城防。所以徐永昌、劉汝明兩團，很方便的掌握了各處城門。又因衛隊旅長和馮部砲兵旅長孫連仲是雄縣小同鄉，是夜孫邀該旅長到家打牌，徹夜達旦，把他絆住，衛兵旅羣龍無首，未經抵抗，即被繳械。）隨即派兵包圍總統府，監視曹錕，把守內外各城，切實控制了整個北京。就這樣一夜之間，兵不血刃，七鬯不驚的完成了首都革命。住在北京城裏的人，次日一覺醒來，上學的上學，上班的上班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一切照常活動，根本不曉得曾經發生過什麼事

情。直到他們看見街頭上有臂纏「國民軍」臂章的軍隊到處站崗，一隊隊的「國民軍」隊伍，邁着整齊的步伐，唱着嘹亮的軍歌，在街頭經過，才知道北京城裏，已經發生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

### 黃郭夜草主和通電

首都革命成功後，接連進行的幾件大事，概述如次：

一、昭告全國——國民軍底定北京後，於十月廿四日發出了一份停戰主和的通電，這個電文，是黃郭於二十二日深夜，趕往離北京八十里的高麗營迎接馮軍時，漏夜起草的。原文如次：

「國家建軍，原爲禦侮，自相殘殺，中外同羞。不幸我國自民九以還，無名之師屢起，抗爭愈烈，元氣愈傷。執政者苟有天良，應如何促進和平，與民休息！乃東南釁起，延及東北，動全國之兵，枯萬民之骨，究之因何而戰？爲誰而戰？其主事者恐亦無從作答。本年水旱各災，飢荒遍地，正救死之不暇，竟耀武於域中，吾民何辜，罹此荼毒，天災人禍，併作一時。玉祥等午夜徬徨，欲哭無淚。受良心之驅使，爲弭戰之主張。爰於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，并聯合所屬各軍，另組中華國民軍，誓將爲國爲民效用。如有弄兵好戰，殃吾民而禍吾國者，本軍爲縮短戰期起見，亦不惜執戈以期周旋。現在全軍已悉數抵京，首都之區，各友邦使節所在，地方秩序最關重要，自當負責維持。至一切政治善後問題，應請全國賢達，急起直追，會商補救之方，共開更新

之局。所謂多難興邦，或即在是。臨電翹企，佇候教言。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、米振標、張之江、李鳴鐘、鹿鍾麟、劉郁芬、宋哲元、蔣鴻遇、孫連仲、孫良誠、岳維峻等叩漾。」

### 組國民軍提三要求

二、成立國民軍結束戰事——馮玉祥在濰平回師時，便決定把他們的軍隊改稱爲「國民軍」。十月廿四日，他邀集胡景翼、孫岳等高級將領，開會商議，一致通過。廿五日宣布中華民國國民軍正式成立。

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。

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胡景翼。

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孫岳。

有關國民軍的編組和擴張，容待以後專章敘述。

此時北京局勢雖告穩定，但吳佩孚在冀東前線的十萬大軍，業已陸續回師。吳本人也已回到天津，準備向北京反撲。原在保定之吳的部隊，亦向北京窺伺。吳又向豫、鄂、魯、蘇等省，飛調部隊馳援。所以軍事情勢，尙屬十分緊張，必須聯合奉軍，迅謀解決。

### 曹錕只好頒令停戰

馮玉祥回京後，總司令部設於北苑。曹錕派國務總理顏惠慶到北苑見馮，徵求他對時局的意見。馮提出三項要求：

(一)頒停戰令。

(二)懲辦主戰人物及附和者。

(三)召集全國各省代表會議，共決時局。

顏惠慶把上述三點意見，回報曹錕。曹即召集閣員會商，除了全盤接受之外，沒有其他的路子好走。會議結束後，曹即頒布停戰令：

「比歲國家多難，兵禍相尋。本大總統受任之初，即以報導祥和為職志，耿耿此心，久經宣示於衆，此次用兵東北，實出萬不得已，而蕪望和平之志，未嘗一日或渝。軍與兩月，戰釁未消，軫念痼痲，至深惻怛！自下令之日起，兩方軍事着即停止進行，各守原防，聽候中央籌議結束辦法。其有抗令不遵者，仍當強行制止，以期促進和平，與民休息。」

同時發表了以下的命令：

(一)討逆軍總司令均撤銷。

(二)山海關一帶軍隊責成王承斌、彭壽莘，妥為維持，以資結束。

(三)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免去本兼各職。

(四)特派吳佩孚督辦青海墾務。

與此同時，馮玉祥調派大軍，向天津方面出動，協同奉軍，夾擊直軍。

以上說的是北京方面關於結束戰事的情形。反轉過來再看吳佩孚那一面怎麼樣呢？

### 吳佩孚力圖回師反攻

吳佩孚於十月廿四日下午，得到北京有變的消息，是由他的日本顧問方面轉來的三份電報。他當時雖感震驚，却能力持鎮靜，要求左右絕對保密，以免動搖軍心。他還想發揮全力，穩定戰局，在前方造成一個暫時對峙的局勢，然後回師

「靖亂」。因為當時有倒吳不倒曹的傳說，他覺得曹是個渾厚有容的老好人，別人不會對他怎麼樣。

馮玉祥「孤軍造反」，曹可以下令制止，不至成爲大患。等到他證實馮與胡景翼、孫岳、王承斌等已經聯成一氣，才覺大事不妙。同時紙包不住火，這個不好的消息，很快的傳遍了前線，兵心浮動。另外又發生了兩件頭疼的事，對吳十分不利。其一是日本方面通知，不許直軍總退却時，使用秦皇島碼頭。其二是奉軍張宗昌的騎兵部隊，突破直軍陣線，到達灤河流域，把直軍攔腰切斷。如此一來，使得直軍水陸兩路的退路，均難暢通。吳感到局勢嚴重，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。乃立即發出通電，說是奉曹錕密諭，號召全國，會師討馮。同時代發王懷慶等三十六將領聯名響應他的通電。並於二十五日下午，召集緊急軍事會議，決定：

(一)總司令部率領精兵萬人，即行西撤。

(二)前線軍事由張福來統一指揮，分爲三大防禦區：秦皇島一線由張福來負責，昌黎一線由彭壽莘負責，灤州一線由靳雲鵬負責。一面抵抗奉軍，一面相機撤退。

吳佩孚於二十五日下午八時，帶了一團衛隊，乘坐專車離開秦皇島，一夜之間，疾馳七百里，於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到達天津，專車停駐車站，作爲臨時總部。立即作了以下的措施：

(一)指揮部隊在楊村一帶構工備戰，與廊房之曹瑛第廿六師，保定之曹士傑第廿六混成旅相呼應，以與國民軍相抗爭。

(二)通電宣稱曹錕密令回師討馮。並代曹發

布命令○王懷慶繼馮爲陸軍檢閱使並兼西北邊防督辦，率隊入衛。○李景林爲東三省巡閱使並督理奉天軍務。○胡景翼爲熱察綏巡閱使。○劉鎮

華爲陝甘新巡閱使，吳新田爲陝甘新巡閱副使。由以上的情況看，這時的吳佩孚仍然氣不餒，不認輸，大有氣吞馮軍，指日克復北京的樣子。無如形勢比人強，他的這些措施，並未發生作用。各省雖有聲援的通電而救兵均不至。曹錕又有親筆信勸令停戰，前線軍情，兩面均告不利。吳佩孚到津數日，非特毫無進展，反而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。

### 調停失敗吳氏浮海

正在此時，京津方面的軍政元老，出而奔走和平，以免地方糜爛。張紹曾提出和平救國大綱五項：(一)即日停戰，各省撤兵。(二)以此次對敵雙方及國民軍合作謀組最高軍事會議，解決左列之事件：(甲)國軍之兵額。(乙)國軍之配備。

(丙)裁兵。(丁)軍制。(三)關於憲法修定及今後政治之改善，應由國民會議公決之，至國民會議之組織由會議定之。(四)關於去歲賄選問題，乃法律問題，非武力解決問題，軍人不再過問之。(五)此和平救國大綱草案，由對戰雙方及國民軍共同商定信守主持之。張紹曾於馮有恩，與吳是兒女親家，由他出面，應該是雙方都可接受的，可是他的奔走毫無結果。另外王士珍等進行外交調停，往訪日本駐津總領事吉田茂出面斡旋。吉田答應分電北京，奉天及東京，進行調處。並主張吳佩孚擁戴段祺瑞出山，以實力支持，解救

目前局勢。但當他們與吳佩孚晤談時，吳却表現了他可貴而可愛的風格，他表示此時不能背曹（錕）結段（祺瑞），個人成敗，置之度外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。因而也沒有結果。

而在前線，國民軍進迫津沽，擊敗曹瑛，一面向天津進攻，一面直趨唐山，以與奉軍會師。奉軍方面，張宗昌擊破董振國所率的第九、二十兩個師，攻入冷口，進抵建昌營，和東進的國民軍胡景翼部切取連繫，追董振國於灤州，將其大部殲滅，遂佔灤州，把直軍截為兩段。一面東下與山海關的奉軍夾攻秦皇島一帶的直軍，另外分兵西進，追擊董振國之殘部而攻唐山。十月三十日，奉軍三路攻佔秦皇島、山海關。直軍一部乘輪回塘沽，二萬餘人被繳械。三十一日自山海關至唐山一帶的直軍已全失抵抗能力。國民軍和奉軍，東西對進，直軍完全陷入奉軍和國民軍的大包圍中，十一月二日，國民軍大舉進攻，楊村不守，天津告急，吳佩孚處境已極危殆。他的日籍顧問岡野，得到吉田茂的通知，日本政府願意協助挽救吳的性命，請吳立即遷入日本租界，吳斷然拒絕。他的左右見他如此堅決，不進租界就是死路一條，不由得惶急萬分。吳却處之泰然，且說：「我留在天津，看煥章把我怎麼樣？」後來還是禁不住左左的勸促，於二日午夜，離開天津車站，三日晨五時到塘沽，再乘小輪到大沽口，登上上海軍事先準備好的華甲兵艦。他在艦上停留三日，還想有所期待，可是得到的都是壞消息。乃於十一月六日下午七時啓碇，浮海南行。

吳氏離津後，國民軍於三日進入天津，奉軍

於四日佔領塘沽，五日進入天津，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。至此，直奉第二次戰爭和國民軍首都革命的軍事行動，乃告全部結束。

### 攝政內閣註定短命

三、組織攝政內閣——國民軍底定北京後，曹錕政府的重要人員多告星散，內閣總理顏惠慶，於十月二十四日提出總辭。馮玉祥乃在北苑總部邀集有關人士，共商維持政局的辦法。決議組織臨時內閣，仍請顏惠慶擔任，顏不肯就。此時原閣中只有海軍總長李鼎新，教育總長黃郛尚在，黃是首都革命的幕後策動者，此時收拾時局，自然以他為最適當的人物。十月三十一日，馮玉祥以曹錕的名義，下令准顏惠慶辭職，同時任命黃郛組織攝政內閣兼代國務總理。十月二日曹錕通電下野，並諮國會參眾兩院，宣告退職，將總統印信移交國務院，代理國務總理黃郛遂於十一月五日宣告攝政總統職位。

黃的攝政內閣成立於十月三十一日，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，即行辭職，為時不及一月。攝政內閣名單如下：

#### 國務總理黃郛

內務總長王永江（次長薛篤弼代理）

外交總長王正廷

財政總長王正廷兼

陸軍總長李書城

海軍總長杜錫珪

司法總長張耀曾

教育總長易培基

交通總長黃郛兼  
農商總長王迺斌（次長劉治洲代理）  
參謀總長李烈鈞

這個內閣的人選，是黃、馮二人協商安排的。人選雖定，但有的當時不在北京，實際上是五個總長和兩個代部的次長，共同支持。李烈鈞在南方，得電即隨國父北來，未到京而攝閣結束，故未到職，二李與黃，都是同盟會丈夫團的同志。張耀曾是法制專家，曾做過司法總長，與黃有舊。王正廷是名外交家，也是辛亥革命有關的人。黃邀李煜瀛出任教育總長，李若易培基自代。王永江是奉系要人，迄未就職。薛篤弼是馮的親信，劉治洲也與馮有舊。薛在顏內閣即代理內務部，黃此番擬將之真除，馮說：「子良年不過三十，前途正長，勿乘一時。」這些閣員，不論是黃的新知舊友，都出於黃自己的物色，馮未曾推荐一人，連早已在閣的舊屬亦不准進階，馮在此時確實是儘量自我抑制的。這個內閣，也可以說孫、張、馮的聯合體，馮想透過這種方式，以黃郛控制北京政府，南方拉攏國民黨，東北聯絡張作霖，等待國父北來，再作適當的安排。這是馮玉祥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，張作霖和段祺瑞却跟他的想法不同。奉張臥薪嘗膽，埋頭努力，為了雪戰敗之恥，問鼎中原。如今捲土重來，豈肯把中樞大局，拱手讓人。段祺瑞是被直系打下台的，四年來息隱天津，並未忘情於政治，反直的三角同盟（孫、段、張），就是他從中策劃。現在直系垮了，北洋的重心仍是段，他當然想東山再起，作為北洋勢力的領導者和平衡力。至

於為馮、黃、胡、孫等所仰望的 國父，他們於底定北京之後，立即去電廣州，請他老人家迅速北上，主持大局。

國父也已於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行。可是當時國民革命的勢力，偏促嶺南一隅，尙未伸展到北方，以 國父的崇高聲望，固然可以號召和領導羣倫，但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基本力量來支持，自然免不了運用自如的困難。正因如此，馮玉祥乃變成了孤掌難鳴，黃鄂的攝政內閣自然也就註定了要短命的。

### 黃鄂的理想與作法

在民國初年的歷史上，黃鄂稱得上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。他是浙江紹興人，清末留學日本，參加同盟會。辛亥武昌起義，到滬出任上海都督陳英士（其美）的參謀長兼第二師師長，蔣公中正為該師第五團團長。他們三人誼結金蘭，陳為長，黃次之，蔣公居三。共和建立，黃氏功成身退。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，他與黃克強（與）赴美考察。民國五年歸國，參與浙江護國討袁之役。此後旅居天津，閉戶讀書，潛心著述。先後有「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」及「戰後之世界」兩書問世。對於世界政治經濟及國際情勢，剖析甚為詳盡，意在以世界新趨勢新潮流發發國人。尤痛心疾首於內爭，以為民國以來屢失自強之機，其因皆在於內爭，「萬惡之內爭」一語，於此兩書及其他言論中，不斷提出。在此期間，中華革命黨及國民黨先後改組成立，黃氏因另有所見，皆未辦理入黨手續。但是他對於革命救國

的熱誠並未稍減。黨人不察，或有不諒解者。其實他到北方多年，單人匹馬，苦心經營， 國父是深切瞭解的。民國八年除夕， 國父在上海寓邸約他吃飯，同座某君，曾對他當面有所指責，說他不該離開革命陣營，跑到北方去， 國父立刻為之解說澄清。過了幾天他離滬北行，留書 國父說：「我不求南方的朋友瞭解我，我還是回到北京去做我的工作。」從此以後，他便跟南方朋友少所連絡。民國十年，他再度赴美考察戰後經濟，十一年回國。以後連續出任北京政府的

外交總長和教育總長，短識者多譏其貪戀權位，甘與北洋軍閥同流合污。不知他此時實別具深心，外示和光同塵，內則沉機觀變，想在實際政治中，尋求非常機緣，促進革命救國。因此他與馮玉祥深相結納，遂得發動首都革命，幽曹錕於禁室，迫吳佩孚於亡命，逐溥儀出清宮，完成了辛亥未竟之業。論者說他「破北洋軍閥遞嬗專政之勢，結清室殘餘未了之局，使革命勢力驟伸於北方」，從而加速了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的大業。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一）

△精選名家汪公紀、蔣君章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汪公紀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二）

△精選名家雷嘯岑、王成聖、姚蒸民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雷嘯岑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三）

△精選名家王培堯、喬家才、易恕致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王培堯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四）

△精選名家賴景瑚、喬家才、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賴景瑚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五）

△精選名家李先聞、徐志道、宋子芳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李先聞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

### 中外人物專輯（六）

△精選胡耐安、樵夢庵、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社

胡耐安等著  
定價：叁拾元